

卷二十一

書名 野客叢書三十卷
 附錄一卷 嘉靖
 四十一年長洲王
 氏重刊本
 撰者 宋 王楙 撰，明
 王穀祥 輯校
 卷 卷二十一

內容分類 子 雜家 雜說 南宋
 索書號 子部 雜家 雜考 8
 編號 C5761600

彩色首頁1
 彩色首頁2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C57616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子部 雜家 雜考 8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野客叢書三十卷附錄一卷 嘉靖四十一年長洲王氏重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野客叢書卷第一

長洲王楙

漢再受命之兆

元城先生夏至日與門人論陰陽消長之理以謂物
 禁太盛者衰之始也門人因曰漢宣帝甘露三年呼
 韓邪單于稽侯弼來朝此漢極盛時也是年王政君
 得幸於上太子生帝驚於甲觀畫室為世適皇孫此
 新室成兆此正夏至生一陰之時先生曰然漢
 朕於景帝生長沙定王發之際矣蓋謂
 光武長沙定王之後故也僕謂生長沙定王之時已

黃岡寶刻

一雜說謂鷹鵠之鵠史傳不載其名起於近世僕讀唐張子壽集鷹鵠圖贊序正有是論曰鷹也名揚於尚父義見於詩鵠也迹隱於古人史闕其載豈昔之多識物亦有遺將今而嘉生材無不出為所呼之變與所記不同者邪僕謂子壽亦未深考張衡東京賦鵠鵠春鳴北史文宣謂思好曰爾擊賊如鵠入鷄羣左傳鵠鳩氏司事也枚乘賦揚雄方言爾雅說文俱有此字豈可謂迹隱於古人史闕其載邪

野客叢書卷第二十一

長洲吳曜書
唐龔吳中刻

野客叢書卷第二十一

長洲王楙

方言序

漢書揚雄傳孝成帝時客有薦雄文似相如者上方郊祠甘泉召雄待詔承明之庭正月奏甘泉賦僕考方言雄答劉歆書曰雄始草文先作縣郎銘王佾頌階闈銘及成都城四堦銘蜀人有楊莊者為郎誦之於成帝成帝好之以為似相如遂以此得外見乃知客者楊莊薦雄文者縣郎銘等以為似相如者帝驚之語非客所薦之詞又方言序云雄為郎一歲作繡

補靈節龍骨之銘詩三章及天下上計孝廉雄問異
語紀十五卷積二十七年漢成帝時劉子駿與雄書
從取方言僕以歆雄二書與傳考之取方言乃哀帝
非帝驚也不然歆書何以稱帝驚謚何以言先君云
云雄書何以及太玄經邪

一丁字

今文人多用不識一丁字祖唐書挽兩石弓不如識
一丁字江處僕考之乃个字非丁字按續世說書此
个字蓋个與丁相似傳寫誤焉後又觀張翠微考異
亦謂个字乃知世說之言為信僕又觀蜀志南史皆

有所識不過十字之語史通謂王平所識僅通十字
恐是十字亦未可知十與丁字又相似其文益有據
也此與淮南子言宋景公熒惑徙三舍之謬同史記
謂三度

詩家用明光事

杜子美詩曰不遠明光殿致於丹青地洙注曰明光
殿霍去病借以避暑修可注曰漢殿名元后傳成都
侯借以避暑是已東坡詩曰何人先入明光宮又曰
老奴不入明光宮趙注皆曰武帝太初四年所起乃
成都侯商所借以避暑者也僕嘗考之漢有兩明光

宮一明光殿按三輔黃圖一明光宮屬北宮一明光
宮屬甘泉宮屬北宮者正成都侯商避暑之所屬甘
泉宮者乃武帝所造以求仙者所謂明光殿自在桂
宮三者元不相干今觀諸家之注往往認爲一處顛
倒錯亂莫知其非甚而至有以避暑事爲去病用事
甚疎鹵極可笑僕又考漢紀太初四年起明光宮師
古注曰成都侯避暑借明光宮蓋謂此師古之注已
有此謬

車作居音

佩觿曰牛車之車尺遮反本無居音喪予之子戈汝

反本無余音其變古如此韋昭亦曰車字從漢始有
居音僕觀經書中凡言予處皆音上聲知佩觿之說
爲當則是漢已前文字凡言車者盡合作尺遮反凡
言予者盡合作戈汝反可也然觀戰國策馮驩歌曰
長鋏歸來乎食無魚出無車說苑載淳于髡禳田之
詞曰蟹堞者宜禾滂邪者滿車傳之後世洋洋有餘
觀此語似與居音相協又觀毛詩其殺維何魚鼈鮮
魚其贈維何乘馬路車周易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
張之弧後說之弧則知車作居音其來已古非始於
漢也

字文增減

古之陰影字用景字如周禮以土圭測景之類是也
自葛洪撰字苑始加彡為陰影字古之戰陣字用陳
字如靈公問陳之類是也至王羲之小學章獨自旁
作車為戰陣字而今魏漢間書或書影字陣字後人
改之耳非當時之本文也春秋漢東之國隨為大其
後楊堅建國見周齊不遑寧處故去辵文只作隋今
歐陽詢九成宮碑書作隨者推本當時之意爾古之
壘字用三日合作壘新莽以三日太盛改從三田今
東漢碑壘字仍舊有三日者古之對字鞞下從口據

說文謂漢文帝以口多非實改從土然觀大夫始鼎
銘則知對字從土者舊矣古之罪字自下從辛秦始皇
皇以字形似皇字遂改從网從非古之劭字從刀南
朝宋太子名劭而惡字文為召刀遂改刀為力漢人
洛字書雜蓋漢火行忌水故去水而用佳至魏以土
行土水之母故去佳仍用水帛字或書作紙蓋古者
以縑帛而書故從糸後蔡倫剉故布擣作紙故其字
從巾

蘭茶二種

世言春蘭秋蘭各有異芬不知秋蘭之香尤甚於春

蘭也蘭有二種邵伯溫曰細葉者春花花少闊葉者
秋花花多離騷紉秋蘭以為佩又曰秋蘭兮青青綠
葉兮紫莖今沅澧間所生在春則黃在秋則紫然春
黃不若秋紫之芬郁也世謂古之茶即今之茶不知
茶有數種非一端也詩曰誰謂荼苦其甘如薺者乃
苦菜之茶如今苦苣之類周禮掌茶毛詩有女如荼
者乃茗茶之茶也正萑葦之屬惟茶檟之茶乃今之
茶也世但知蘭茶而莫辨故辨之

魯直漁父詞

徐師川云張志和漁父詞曰青蓑笠綠蓑衣斜風細

雨不須歸顧況漁父詞曰新婦磯邊月明女兒浦口
潮平故魯直取張顧二詞合為浣谿沙曰新婦磯邊
眉黛愁女兒浦口眼波秋驚兒錯認月沉鉤青蓑笠
前無限事綠蓑衣底一時休斜陽細雨轉船頭東坡
曰魯直此詞清新婉麗其最得意處以山光水色贊
玉肌花貌真得漁父家風然才出新婦磯便入女兒
浦此漁父無乃太闊浪乎僕觀權德輿詩亦曰新婦
磯頭雲半斂女兒灘畔月初明新婦磯對女兒浦唐
人不止顧況

望雲懷鄉

狄仁傑登太行山見白雲孤飛謂左右曰吾親舍其
下瞻悵久之此正與北史元樹之意同元樹奔南每
見嵩山雲未嘗不引領歔歔又梁瑄不歸弟兄每見
東南白雲立望慘然久之杜子美詩曰每望東南雲
用此意也

鸞栖枳棘

今有人作縣尉啓誤用鸞栖枳棘事或者笑之其人
聞之慙無以自解曰簿尉一事耳僕謂尉用簿事固
非是然古者亦有如是用者未可深非之彼以簿尉
一事自解則失之矣苟如是何取乎用事僕觀劉長

卿送任少府任淮南詩曰惜君滯南楚枳棘徒栖鳳
是分明以簿事爲尉用也不但尉也張說送廣武令
岑羲序曰河洛東門俯栖鸞於製邑又以栖鸞事爲
縣令事用也出於一時之率然未可知豈可以爲證
邪

紕繆皮傳

今考校格式有文理紕繆不考注全無義理卽爲紕
繆按此二字見禮記大傳五者一物紕繆考禮部韻
紕篇夷切繆壞也僕又觀後漢盧植傳曰周禮諸經
發起紕繆注紕粟不成諭義之乖僻也是亦一說今

人言所得膚淺為皮膚按揚雄方言曰秦晉言非其事謂之皮傳謂不深得其情核皮膚淺近強相傳會也故張衡集云後人皮傳無所容篡

杜詩言荔枝

杜詩側生野岸及江浦不熟丹宮與玉壺雲壑布衣台背老勞生重寫翠眉須歐本作勞人害馬或者又引西漢害馬出處以證二字所自僕謂此二字初非為荔枝之故杜詩之意自有所據按漢和帝時南海獻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候奔騰險阻歟者繼路唐羌上書曰交州獻荔枝生鮮致之驛馬晝夜傳送至

有遭虎狼之害頓仆歟亡不絕道路杜詩勞人害馬正述此耳其意因傷時事故引此故實為言非虛語也子美自傷以有用之才放棄丘壑終老不用果物奪於愛姬之嗜欲及時致之雖勞人害馬有所不卹時政如此為可傷也杜詩之意如此題曰解悶信有以夫杜又有詩曰憶昔南州使奔騰獻荔枝百馬歟山谷到今者舊悲舉此以驗勞人害馬之說為不誣矣或者乃曲為之說謂勞人重寫翠眉須作鬚眉之鬚鬢甚矣僕又考之貢荔枝自趙王佗始生致荔枝其弊非始和帝蓋起於武帝之時觀三輔黃圖謂漢

武帝破南粵起荔枝宮荔枝自交趾連年移植於庭
無一生者後遂不復時其實則歲貢焉郵傳者疲敝
於道極爲生民之患至後漢安帝時始罷其貢

蕭華傳

唐書蕭華傳曰上元初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李輔國用事求宰相華拒之輔國怨會肅宗大
漸矯詔罷華爲禮部尚書引元載以代方代宗諒闇
載助輔國貶華爲峽州司馬卒其言如此僕考劉長
卿祭蕭華文曰龍潛少海公佐儲闡朝有巨姦動履
危機十年調護不處嫌疑國移大盜公隱虜圍忍受

拘逼誓酬恩私果翻賊黨來赴京師天地載開君臣
相逢獨持一心翊戴兩宮明略戡難丹誠徇公輔國
佞幸敢亂朝經潛申讜言請奪禁兵謀泄隙開反爲
所傾倉卒之際播遷無名東出昭丘南浮洞庭寄身
滄江汎若浮萍水國生疾炎州促齡讀劉祭文則知
華嘗佐儲宮調護甚至嘗陷虜圍全節而歸華之去
國史但謂輔國用事求宰相華拒之以此致怨不知
華嘗建言於朝奪輔國兵柄謀之不密反爲所傾如
此史又謂貶華爲峽州司馬卒而祭文謂江州刺史
且曰水國生疾炎州促齡疑華出爲江州刺史在任

得疾繼貶南方而卒皆傳所不聞也

溫庭筠

唐書載溫庭筠才思神速多為人作文大中末試有司廉視尤謹庭筠私占授者已八人執政鄙之授方城尉僕觀其集有開成五年抱疾不赴鄉計書懷百韻寄殿院徐侍御察院陳李二侍御蘇端公韋少府兼呈袁郊苗紳李逸一詩其間有云賦分知前定寒心畏厚誣昔皆言爾志今亦畏吾徒有氣干牛斗無人辨輓轡積毀方銷骨微瑕懼掩瑜蛇矛猶轉戰魚服自囚拘欲就欺人事何能遣鬼誅是時先大中末

幾二十年其不平之氣見於詩者已如此則知云云不但在大中之末天考東觀奏記有責授庭筠隨州隨縣一詞乃裴坦之作

董仲舒公孫弘

前漢董仲舒傳云武帝卽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前後百數仲舒以賢良對策焉公孫弘傳曰武帝初卽位招賢良文學之士是時弘年六十以賢良徵爲博士使匈奴不合意免歸元光五年復徵賢良文學菑川國復推弘弘至太常上策武帝紀則曰建元元年詔丞相等舉賢良自是五年之後改元光元年復詔舉

賢良董仲舒公孫弘於是出焉據傳所言則公孫弘復舉賢良在元光五年據紀所言則元光元年公孫弘董仲舒出焉二說不同如此僕嘗考之武帝卽位以來凡兩開賢良之科一在建元元年一在元光元年而元光五年但詔徵吏民明當世務者不聞有賢良之舉且仲舒之舉本傳雖不明載歲時然以武帝卽位之言推之合是建元元年紀謂元光元年與公孫弘出焉者史氏失於併書耳考弘之出正係此時仲舒之出又在此五年之先弘傳謂武帝初卽位弘年六十以賢良徵年八十夢考之帝紀夢於元狩二年自元狩二年推而上之至武帝卽位初年恰二十年以是言之弘於元光元年再舉賢良明甚而本傳謂五年亦誤也又況元光元年賢良制正係弘所對者而仲舒所對有及於春秋謂一為元之說益知仲舒之出在建元元年可無疑者史記西京雜記亦皆言元光五年弘舉賢良失矣石林燕語亦然第未深考耳

張良有後

隨筆論張良無後謂有二事其一勸沛公因解而擊秦軍旣解而追項羽此事甚於殺降宜其無後僕謂

不然良既仕漢則盡忠於漢奚暇他恤哉觀其借箸
前籌從容弭七國之爭通四老人談笑定儲君之位
其功德爲如何高帝亦曰吾所以有天下者三傑而
運籌決勝得子房之力則是基四百年之漢子房之
功爲不薄矣豈得以無後報哉僕因考之後漢司空
皓晉司空華唐宰相嘉貞延賞弘靖九齡皆良之後
也蕃衍盛大如此安得謂之無後哉後漢張皓傳曰
六世祖良僕考世系皓正良九世孫非六世也良生
不疑不疑生典典生默默生金金生千秋千秋生暲
暲生睦睦生嗣嗣生皓自不疑以下數至皓恰九世
吳郡圖經亦曰良七世孫睦後漢爲蜀郡太守始居
吳郡張氏皆其後白樂天作張公碑曰良後睦避地
渡江始居於吳其子孫稱吳郡人然則吳郡之張正
良之後爾隨筆之說正與劉真得謂張曲江無後之
意同案曲江之後初亦未嘗絕也

食酒

漢書載于定國食酒數石不亂僕甚疑之固雖漢斛
小安有一人飲至數石之理後觀筆談亦言其安正
與鄙見同不復辯矣所未辯者其注乎如淳曰食酒
猶言喜酒也師古曰食酒謂能多飲酒費盡其酒猶

云食言今流俗書本輒改食字作飲字失其真也僕
觀論語沽酒市脯不食此言食酒雖因脯而并言然
酒之言食亦不可謂無所祖矣如淳言喜酒固已無
謂師古又引食言之食可笑其迂也古人下字率多
借用初不似今之拘如以食物與人謂之餉然後義
安而漢書謂閩王餉荃葛且荃葛非食物豈可以言
餉乎蓋古人通以餉為遺耳如此等字甚多且沽酒
市脯不食此言如繫辭潤之以風雨左傳牛馬皆百
匹玉藻大夫不得造車馬是皆因其一而并言其一
此古人省文之體不可不知也

麻胡

今人呼麻胡來以怖小兒其說甚多朝野僉載云偽
趙石虎以麻將軍秋帥師秋胡人暴戾好殺國人畏
之有兒啼母輒恐之曰麻胡來啼聲即絕又大業拾
遺云煬帝將去江都令將軍麻祜濬阪祜虐用其民
百姓惴慄呼麻祜來以恐小兒轉祜為胡又南史載
劉胡本名坳胡以其面坳黑以胡為名至今畏小兒
啼語曰劉胡來啼輒止又會稽錄載會稽有鬼號麻
胡好食小兒腦遂以恐小兒四事不同未知孰是緇
素雜記止得二事

傳說刑人

西齋詩話曰孫僅傳巖詩曰刑人一旦起幽深功業
煌煌照古今謂當時有胥靡修築巖道而傳說在困
約中代之以假其質是為胥靡傭資也僕謂此說是
矣然謬用者不獨一孫僅而已自荀卿以來蓋已失
之矣荀子曰鄉也胥靡之人俄而授天下之大器是
指傳說也賈誼鵬賦亦曰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
斯游遂就兮卒被五刑傳說胥靡兮乃相武丁張晏
注曰傳說被刑築於傳巖武丁以為相師古注不辨
其非但曰胥靡相隨之刑是皆以傳說為刑人矣且

傳巖之作豈特孫僅之誤前此如呂溫作傳巖銘亦
嘗曰脫刑人之衣而被公袞之服又曰說始胥靡武
丁即祚蓋已如此言矣

誤以程公為方進

隋李元操詩曰聽琴旋蔡子張羅避程公是矣唐翁
綬詩曰君看西漢程丞相鳳沼朝辭暮爵羅是誤以
程公為程方進矣人皆以門設爵羅惟程公一出處
不知前此嘗有是語鬻子曰禹一饋而七起曰吾恐
四海之士留於道路也是以四海之士皆至禹當朝
廷門可設爵羅

野客叢書卷第二十一

長洲吳眼書
顧鈴陳環刊

野客叢書卷第二十二

長洲王楸

後漢無二名

後漢人名無兩字者或謂以王莽所禁故爾僕觀匈奴傳莽奏今中國不得有二名因使使者以風單于宜上書慕化為一名或者之說不為無據僕謂莽竊取國柄未幾大正天誅漢家恢復大業凡蠹偽之政一切掃除而更張之不應獨於人名尚仍莽舊然後漢率多單名者殆承襲而然恐非為莽也兩字名不為無之但不至如尋常之多耳就傳考之蘇不韋字